

生活滋味

靶心不问腿，只问心

一滴雨 文/摄

右腿还在微微发抖时，镖尖已经扎入了靶盘。2026年7月3日，我第一次登上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飞镖项目比赛，心跳声盖过了全场的喧嚣——或者说，盖过了我自己。心跳声里，浮起的却是十个月前——舟山市工人文化宫那间明亮的教室，和裘老师掌心的温度。

时间倒回2025年9月24日，舟山市工人文化宫飞镖公益课堂。公益课一期比一期火热，我也是报名者之一。那天，我遇见了舟山市飞镖协会副会长裘老师。初次接触飞镖，我全凭一腔热忱，站姿歪斜、握镖僵硬，飞镖总不听使唤，七歪八斜地钉在靶盘边缘，像我那条使不上劲的右腿，怎么也站不到想去的位置。

裘老师的第一课，没有急着讲解投镖技巧，只走到我身侧轻拍肩膀：“先站住，再站稳。”他手把手教我感受从脚跟一路送到指尖的那股劲儿，引导我借着呼吸起伏，找到手腕自然放松的出镖瞬间。见我右腿承重受限，身体总不受控地向右偏移，他便轻轻托住我的左肘，等我稳住重心再缓缓松开。身体留下的旧疾难以更改，这份偏差，成了我最初最难跨越的关卡。

课后，我常和同期镖友留下来加练，协会的王老师也时常陪着我们打磨动作。他给我们定下规



矩——二十个红心打底，爬完格子再实战。飞镖撞击靶盘，声声清脆，日复一日丈量着我的坚持。有时练到左肩发僵，我就停下来，盯着靶心看一会儿，再投。重心不稳带来的挫败时常萦绕，我只能一遍遍地重复站定、举臂、投掷。

培训班结业后，我们这批新人参加了一场新人赛，我有幸打进四强，由此加入舟山市飞镖协会，成为这群“飞镖人”中的一员。这里有更专业的场地、更包容的同行。即便日常事务繁忙，裘老师总会抽空驻足看我投几轮，寥寥数语点破症结，说得最多的，便是让我肩臂别绷太紧、送镖后手臂伸直。肢体受限，加上最初自己瞎投时攒下的错误发力，调整过程格外煎熬，可他从无半分不耐烦，一语直击核心：“飞镖拼的不是力气，是心劲儿。”这句话，深深刻在我每一次抬手投掷之间。

协会前辈们也时常搭手相助，见我动作变形，便上前指正手腕角度，耐心校正姿势。在众人的帮扶下，我一点点沉淀，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常去林龙大哥家切磋，他是轮椅坐姿组的全国冠军，也是协会里最早关照我的老镖手，我们聊飞镖，也聊生活。日积月累，终于也能经常三镖齐落红心。我握拳喊出声，那份喜悦，比任何奖牌都来得直接。

此后协会每一场积分赛，我都主动报名。一场场赛事打磨下来，我从手心冒汗到呼吸平稳。裘老师常说：“比赛是练心，打得越多，越从容。”我渐渐懂得：不必消除紧张，只要带着忐忑，依旧稳稳投出每一镖。

省残运会赛场，我和舟山四位队友并肩作战。当队友斩获女子轮椅组冠军时，我按下快门——镜头里她振臂欢呼的模样，是我见过最动人的风景，也让我真切感到，飞镖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一届，我没有摘金夺银。站在领奖台下，仰头看着台上灯光——那些冠军站的是同一片地板，看的是同一块靶心，只是奖牌挂在他们胸前。飞镖于我，早已不是胜负的事。靶心不问我的腿，只问心。

如今稍有空闲，我仍会站到镖道前，把一天攒下的燥气，一镖掷出去。每当看见公益课上那些新面孔，就像看见去年第一次握镖的自己。这支小小的飞镖，藏着去年秋日偶然萌生的勇气，也带着裘老师他们手把手递来的温度。这份温度，还在传递下去。

往后的日子，我仍会执镖前行。有时正中红心，有时偏出半寸，但那又怎样呢？靶心就在那里，抬手就好。

似水流年

一颗杨梅的补偿

颜行

夏日的午后，日头毒辣辣地砸下来，黄杨尖北山脚下那条村道上，一个8岁的小女孩正走得飞快。她生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两根小辫子随着脚步一甩一甩，粉色小襟衫贴在身上，脚上蹬着一双蓝色塑料凉鞋，一只小手端着一只比脸还大的搪瓷碗，另一只小手心里，紧紧攥着一张两角钱的纸币，沿着路边匆匆而行。

她是受母之命，去路下徐供销社给3岁的弟弟买杨梅。

十几分钟的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可等女孩赶到店里，杨梅已经卖完了，有个好心人告诉她，大展那边兴许还有。女孩没有犹豫，转身就往大展走。又是半个多小时的急行，终于在大展横街里，花一角五分钱称了一斤半杨梅。她满心欢喜地往家赶，双手捧着那只搪瓷碗，一只手的手心里还牢牢攥着找回来的一枚五分钱硬币。

回程经过上潘孙的时候，她已经走了一个多钟头，渴得嗓子眼冒烟。碗里那乌黑油亮的杨梅，酸甜的气息直往鼻子里钻，她真想吃上几颗。可她转念一想：万一母亲到家复称，斤两不对，那是要挨打的。她把口水强咽了回去，忍住了。路边菜地正好种着南瓜，她摘了一片已被太阳炙烤得卷了边、软蔫无力的南瓜叶，轻轻盖在碗上，眼不见，心不想，正好也替杨梅遮一遮那毒辣的日头。

一来一回，足足两个多小时。终于踏进家门，她把碗连同那枚似乎被手心的汗沾湿了的硬币，一股

脑塞给母亲，自己飞快地奔到水缸边，抄起竹瓢，满满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灌了个饱，又撩起水洗了把脸。

那只盛满杨梅的搪瓷碗，被放在八仙桌上。弟弟坐在高脚木凳上，两只小脚前一荡后一荡，悠然得很，他一手抓一颗杨梅玩着，一手抓一颗往嘴里送，吃得正欢。

看着弟弟一颗接一颗地吃，杨梅核吐了一地，母亲却一颗也没有给女孩。女孩心里那个悔啊——早知道方才路上就吃它几颗，就算母亲复称，咬死不认，她能有什么法子？她暗暗想，等将来自己挣钱、自己当家了，一定要买来吃个够。

近五十年的光阴刹那间就过去了，那个买杨梅的女孩，就是我的妻子，8岁去大展买杨梅的故事，从她20岁和我处对象的时候就讲给我听，往后几乎每年夏至，杨梅上市了，她总要忆苦思甜，再讲上一遍。

巧的是，我家以前有好多杨梅树，我总是爬上杨梅树梢头，挑最黑最大最甜的摘来，让妻随便吃。可父亲走后，十年间，山上的杨梅树无人打理，再也结不出那乌黑亮丽、甜糯可口的果子，慢慢也就荒废了。

这十年，素来省吃俭用的妻，每逢杨梅季，总要去白泉皋泄买上两篮最好的杨梅。一篮给母亲，一篮留给自己，畅畅快快地吃上一顿。

仿佛要把8岁那年欠下的杨梅，一颗一颗，都补回来。

诗情画意

石头记

虞兵科



缪佳祎 摄

石壁是有语言的。
海风过处，精美的石头也会唱歌
刻在骨子里的粗糙的痛
在古老的凿击声中
顺着时光的脉络，呈现出另一种
风骨

扶着石壁拾级而上，
指尖触摸到的是百年前凿子的
温度
每一道纹路都嵌着风雨、月光和
闪电

石头记，石头记
记着明的风、记着清的雨
记着“海誓山盟”的传说
记着一部立体的村志

石壁残照，“夕阳闪闪十分明”
落日的影子留在石头的掌纹里
石头里住着故乡
残存的延续的记忆，是暖暖的乡愁

被蝴蝶和海风
卷曲的清晨

储慧

浪漫的雾穿过一缕晨光四处撒开
结成一张半透明的网，轻轻兜住
刚从浪尖醒来的潮汐

没有起锚的笛声，没有追赶落日
的鱼群
满眼的青绿和宁静替代了昨夜
温湿的灼热与不安

半升、半升、半升……

半亩方田托举起细碎的脚步，铺
成密密匝匝的乡村小道
半亩蝴蝶抖落掉翅尖的露珠，与
海鸟一起齐飞
半亩霞光幻化成绵绵的柔情，一
路生花、一路高歌

这是一个被蝴蝶和海风卷曲的
清晨